

# 台灣當代業餘攝影中的長、老文化思

## Reflection over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Between Amateur Old and Senior Photographers in Taiwan

游本寬 | Ben YU

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專任教授

### 文化，「短景深」

如果經濟屬於生活、物質範疇，文化便是生命、精神層面。數位時代，人有太多的聯外方式，既快且無償。生活周遭，常聽到有人談論數位經濟或電子商務對新生活的改變，卻甚少有人去關心「數位文化」是什麼。其實，這個現象也對，當我們連「文化是什麼？」都弄不清楚時，哪敢去回應社會學者所言：

文化可以是一種：「藉由集體記憶，抵抗時、空距離的遺忘」。

我們所謂的「文化」，是把舊東西刻意包裝起來給（不懂的）外人看？是擁有者，自己向內、很自然的一種，本能與固性的流露？還是……暫時無解。但，目前可以很清楚看到的事實是：面對文化一事，當集體共識不足，便不可能對其有信心，更何況要匯集眾人之力，提出有可行的大創意、賺大錢。一想到這，頓時間，文化，就變得更遙不可及。也難怪，在藝廊裡聽到藝術家朋友說：當下，藝術一旦被冠上「文化創意」，絕對是一種扣分、負面的形象時，我一點也不訝異。



1 〈台詞〉系列 苗栗縣大湖鄉·中豐公路 2012 游本寬攝

下午時分，車過草莓鄉的「莓大莓小」，要不停下來都難。是老闆在地的行銷術——本店內的草莓不分大小，通通一樣錢？還是，老闆出國考查，小孩子顧店，「沒大沒小」時，請人客多包涵？總之，明日請早！

過往，攝影術還相當專業時，庶民的生活照和足以震撼世界的媒體影像間，是很有「內、外」的分寸。不同國度裡，大眾的影像向內見其個人價值觀；各式社群的群像照（例如：畢業照）朝外顯現出自己的文化面。可惜，到了數位、網路時代，過往這些影像中，小的文化面，根本抵擋不住全球性企業在行銷中的影像文化鯨吞。後者，挾其廣大媒體力量，洗盡了當代人的腦和眼，一統世界：「美，應是如何？」、「惡，可以如此！」、「欲，只要我想要」等，各式各樣全球化的「偽時尚」。它們，讓人信以為——只要和他人（尤其是先進國家）的外表一樣，就是一種進化、文化人的表徵。於是，開發中國家的小孩全送去學西方樂器，成人忙著墊高自己的五官，手拿著歐洲名牌包；非裔的黑人，則去做全身的皮膚漂白。

當代人對文化的迷失，和容易拍、便利送，又可以無限交換的數位攝影術完全沒有關係嗎？生活裡，有自覺的大眾，都小心提防：今天，廣告或新聞的鏡頭，又怎麼在說它們的世界觀？全球為數眾多、常拿著相機製造影像的攝影愛好者，不更應該多想想，自身影像文化的現象嗎？

## 台灣當代業餘攝影長、老的影像文化

2012年年底，台北八德路上，全省第一家的攝影藝廊，隆重舉辦它30週年的大慶。全新、華麗的展牆上，滿掛著早早就被視為「很會拍照」的全省各個攝影學會長、老，一人一件近期的代表作。

走過一圈再一圈，仔細看、小心比，張張都是：風光明媚的景緻、怡情悅性的題材、高畫數搭配著極優的數位相紙輸出。它們，是如此的相似與一致。

以此推斷老藝廊裡的展品，為台灣當代業餘攝影藝術主流中的主流意識，應不為過。回顧其長久以來顯著的美感信念：傳統攝影時期，以呈現人世間祥和的面向為主；即使，偶而有現實中悲痛景物的出現，也是揚善去惡的本質。攝影數位化後，上述主流內容的變化不大，倒是，科技所提供的色、光、影新視覺饗宴，成了當代台灣業餘攝影人士公認的藝術正道。

面對長、老「既不休息、也不修習」，一層

不變的影像，有哪位後學者敢來挑戰？敬老（未必尊賢）的文化，在台灣、台北業餘攝影圈中，屹立不搖。

## 捨棄「數位畫意」，擁抱「藝術正義」

數位攝影時代，傳統「沙龍攝影」原本大可承續其唯美、似（古）畫般的歷史路徑，借重當下科技，大大方方的移山倒海，再創「數位、科技畫意」的新標的。奈何，在台灣的真實面貌並非如此，即使大夥都不以新聞、報導為生，卻又極力的排斥影像後製。

尤其現實中，攝影自數位化後，由於各地參賽攝影的人數快速增加，僧多粥少情況下，使得原本是攝影的同好，甚至是好友，也得斤斤計較有限的獎項。於是，儒學中的謙、恭文化，有了現代的攝影版。常見的情況是，一旦有公辦（尤其是大型的）攝影比賽結果公布後，從未聽說有人熱烈討論得獎影像的藝術性如何；反而是，忙著捉「誰的影像在造假」。於是，攝影界「捉到影像賊」的新聞，三不五時便能上到報紙地方版的頭條。

台灣當代業餘的數位攝影文化，近似於「藝術正義」代名詞；任何影像上的不公（平），絕不

放過！至於影像的藝術性如何？見人見智。但，絕非當務之急！

如果有人視「檢舉成功、追回獎項」，為同好相聚的好話題，可以無形強化攝影人的凝聚力。這恐怕還真是本末倒置的自愚文化！同好聚會，真正應該多談的是：全台大大小小的業餘攝影比賽中，人人都在「數位暗房」裡，盡其所能的矯飾其原生影像的反差、銳利度，但各主辦單位相關人士，又為何會如此的鄙視影像合成？是蓄意以「純粹拍照」的老觀念，和當代新影像科技相抗衡嗎？當下絕大部分的業餘攝影比賽都嚴禁數位拼貼，卻允許、甚至縱容數位影像編輯，哪怕照片中，對象外貌銳利的程度已達「刺眼」、不真實感。這種高共識的評選觀，和各大團體裡深具影響力的長、老無關嗎？當數位攝影碰到不動如山、保守的沙龍美學時，各攝影學會想要多留住年輕同好，根本就很难，這是無法躲閃的殘酷現象！

## 業餘攝影教育中的「影像便捷論」

近代數位攝影工業的多智，無疑挑起當代人強烈的拍照欲。由於，照像不再是什麼大學問，一般在好玩中，也玩出了更多的學習期望。於是，



2 〈台詞〉系列 台中市大雅路 2010 游本寬攝  
語言的當代感，台灣人最知道。剛下飛機，學過中文的洋人在「大雅路」上，問大柱旁兩手正熟練包著青葉子的老婆婆：「在台灣，『第一次』只能指定年紀大·黑肉的嗎？」唉！老外兄，咱們可是一堆、一堆賣，不是一個一個的交易。「桃色交易」，不見美眉！



社區大學、攝影學會、民間補習班，相關的學習機構林立。近期，網路文藝新聞中更有一則為媒體所偏愛的年輕攝影明星，即將開班授課的消息。報導的氛圍，猶如師徒相傳的時代再度到臨。令人好奇的是，他想傳授：得獎祕訣？成為媒體名人的藥方？中、外電影工業中，常有所謂：演而優則導，比對至攝影便是：拍得優，自成（教）師。果真如此，教育部哪需要花時間制訂繁複的教師應聘或升等辦法？

雖無意把上述破碎現象，拼湊成時下成人教育的大學問，但，事情一旦發生在身邊時，的確讓人想得更多。早先，家母過世前曾到「老人大學」度過一段「有意思」的晚年。感謝社會福利！最近，碰到家中大妹的例子時，則更進一步認識到其中的一些實情。簡單的說，大妹仔，自退休以來便投入攝影學習，不僅持續到社區大學上課，課後也常和老師、同學到處去外拍實習。妹夫常笑著問她，以前當學生時可曾如此用功、專注過自己的學科嗎？妹不語。

旁觀大妹仔當下的在學經驗，精神方面如有不快樂，不外乎，太在意自己手上所持的，不是主流、專業級的「全幅」數位相機，無法輕鬆的面對老師和同學。有趣的是，妹仔「半專業相機」所

拍出的照片，早就入圍過公辦的攝影比賽。

最耐人尋味的是，聽她描述攝影課外拍的情形。某些「人文、紀錄攝影」的老師，會幫學員先行安排好特定的商家，並協同在地的工作人員，進行曬麵線、曬紅柿等產業勞動的景象，方便同學「隨到、隨體驗」影像的紀實感。只是，如此「擺拍」的影像文化，有時竟然連年邁、滿臉皺紋的老人也都不放過。

至於藝術表現，老師則是把海景、蓮花的角度預先找好，並提供光圈數值給學員。於是，學生只要架上角架、連續按些快門，便自動會有「好照片」可以帶回家了。

螢幕前，大妹仔（或她的同學）不知道哪張影像是好的？哪一張照片才可算是自己拍的？

影像之美，看似人人可以如此簡單、即時、無限的複製。但，它們仍像是在電視前看名廚的烹調示範，看得到、聞不著，走進廚房，也沒有把握自己可以煮得出來。

### 透視，只求擁有好器材的「業餘·專業」文化

年前，因做過台灣業餘攝影相關議題的深訪<sup>1</sup>



3 〈文·話〉之一 宜蘭縣五結鄉·利成路 2012 游本寬攝

胸前掛著大相機的老翁，正愁著不知如何向老婆解釋：為何五結附近的廟宇，主殿旁站著一匹金馬。在一旁，有內急的小男孩，站在紅柱前大聲叫：「阿公、阿公，你快來，馬的眼睛看不見我了，在這兒噓噓沒有關係」！

而了解到，當下各個學會，有很大比例之退休的攝影愛好者，會以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為名，添購足以和個人身價相當的頂級設備。年長者，犒賞自己半生辛勞的心態，可以理解。只是，他們總是少去大魚、大肉的餐館吃到飽，以維護自身的健康，但在攝影實踐時，卻老是背著沈重、也不一定用得上的專業器材。不解。

在我們的社會裡，專業，既可以是一種職業上的尊敬，亦可能是一種低文化的代名詞。「甲級的水電工程技師」，隱約之中，是否暗示了專家的知識範疇和其文化的涵養？心照不宣。（商業）攝影師在台灣社會中的專業地位又是如何？心知肚明。

話歸：攝影的藝術建構，的確需要工具，但，人人非得擁有「專業等級」的設備不可嗎？實務上，專業級、超高畫數的影像檔，如不投射成巨大畫面，或輸出成相當大幅、展覽級的照片，一般觀看的情境，肉眼根本無法區別它們的差異。怕的是，授課老師避而不談這些「殘酷」事實的背後，是個人藝術專業、商業利益等敏感問題。

一大群業餘人士（包括年輕者）只求擁有精良工具，不問其成像結果，這是否算得上一種奇特的「業餘·專業」文化？旁人或許根本見不著，高檔的配備是否真能帶給攝影者更多的安全感或幸福夢，但業餘人士中的專業器材商機，早早印證了經濟學者或文化人的觀點：國與國之間，政治、經濟的差異現象，大多來自於其國民的文化觀與生活態度。

如果我們相信：意義深遠的「好文化」能引導眾人朝向更健康的社會，那，業餘攝影人士（包括老師），不在意影像藝術性的追求，盲目地更換專業相機、過度迷信器材，不就是一種「文化通病」嗎？年輕的業餘人士（尤其是拿父母錢的學生）擁有頂級的專業攝影器材，不也是一種負面文化嗎？花大錢、買很好的器材慰勞自己退休，天經地義；但，身為家中長者，以身作則，以更智慧的行舉，教導後代認識更上層的文化不好嗎？

攝影老師，你實無須鼓動任何層面的業餘人士、學生，甚至自己帶頭，無厘頭的採購非必要專業器材。營造錯誤的「業餘級·專業」文化。

## 年紀，文化自信與創造力的根源

先前訪查中，雖了解退休人士學拍照的目的，大多是為了結識同好，下課後可以偕同外出旅遊、殺時間。只是，面對長、老族群，外拍、健走、影像自娛的背後，真要人憤憤不平的是：

是誰判定，年長後便不想再上進、禁不起一點點「學院式」學習？

是誰說，退休後所能承擔的美，非「甜」即「靜」，禁不起一點點刺激？

是誰剝奪（阻擋）長、老享有更高審美等級的學習機會？

常在想，多少風浪都歷經過的長、老，那些平淡無奇、公式般的「糖水影像」，哪能讓他們相信「這是生活」？這群努力工作了大半輩子，對台灣經濟有實質貢獻、有智慧、具豐富生活歷練，又愛拍照的退休人士，少年時，忙著準備聯考；長大後，忙著替家人或大環境賺錢；退休後，即使有消費力，社會居然沒有對等的文化以待。情何以堪？

長、老有時間拍照了，卻找不到影像的文化靈魂。

拿起相機、看著照片，年長的攝影愛好者，實無須把自己全定位在創作者，埋頭、死命的拍照。相對的，大可從一個更高的生命角度，以影像文化的詮釋者而自居。想像，一位資深的攝影家，碰上另一位年長的影像詮釋者。他們或經由作品，或透過文字、口語的對話形式，大聲比較：誰看到的世界較深？理解文化的層面較廣？又誰能把它們表述得較有創意？文化、創意原本就是一體的兩面。拍照要有創意，欣賞攝影也得有文化。學生年紀越大，累積的生命能量愈深、判斷能力愈高，便愈有藝術創造的潛能。

攝影老師，請，不要把長、老當小孩子！老花眼，該是看到深廣的「攝影文化」，而非極端的攝影專業。

## 業餘影像教育的期許

時下絕大部分業餘、沙龍攝影學會的教師，

習慣將大專院校上課的教師稱之為「學院派」，以二分法，將個人自修所得的專業給保護起來。沙龍攝影教學的內容，大多以「對象為本」，講解：花卉攝影、旅遊攝影、生態攝影、山岳攝影等，介紹專業器材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性。高階一點的課，老師則會以「構圖」為標、「美感操弄」為輔，細說容易討喜（尤其是有平衡感）的照片如何截切等。由於「無頭、缺尾」單格影像的美學，確實很容易只給人「構圖感」，但是，教師還是可以提醒學員：表現個人的構圖能力，非只有均衡；還有「非平衡」動力等，其他的可能性。攝影教師應大膽引導成年的學員、生，去思考那些絕非「學院派」才能獨擁的內容：

影像內容如何讓人產生有動力的「感」？

視覺元素如何造成往框外「想」的張力？

如何讓自己的生活歷練，在拍攝主題的選擇上顯現？

如何藉由攝影製造真實的幻象？（主觀、表現式的藝術觀）

如何藉由攝影打破真實的幻想？（真實、記錄再現的關鍵）

好的攝影老師從第一堂課起，會不斷的提醒學生：攝影，「不再是老師父的大技藝」；拍照，不一定只等於影像創作；攝影，「不全是為了參加比賽得獎、展出」。攝影常是：媒體人以歷史為名，職業性的影像敘事方式；極少數是創作者的藝術表達媒介。

攝影，對絕大部分現代人而言，是影像日記、月憶或年歷，分分、秒秒隨性的娛樂方式等，更多、更多，持續發展中的生活應用。最重要的是，攝影老師應多提醒自己：

長者，未必得成為傑出的攝影家去提煉影像；但是，老者一定有足夠的歷練與智慧，當一位稱職的影像評論者，看穿攝影所建構出的文化。

#### ■ 注釋

1 游本寬（2012）：〈當代寶島業餘攝影怎麼玩？〉訪談錄。美育雙月刊，185，30-39。



4 〈文·話〉之二 礁溪鄉大那岸·慈天宮旁 2012 游本寬攝

宜蘭入秋好一陣了，天公伯的玩興不減。中午熱得冰箱裡的水，一滴不留。於是，農事人家，曬曬花被好迎冬。哪知，天公伯頓時心花怒放，風雲突變。棉被婆的大裙角被吹掀了，內層被看光光了，兩手仍緊拉著細繩。

